

杜威

科學的人文主義哲學家

George R. Geiger◎著

李日章◎譯

思想大師系列 03



B712.51
20062

港台書

思想大師系列 03

杜威

科學的人文主義哲學家

George R. Geiger 著

李日章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杜威—科學的人文主義哲學家 / 喬治·蓋格(George R. Geiger)
著;李日章譯.--初版.--臺北縣新店市:康德,2004[民93]---面: 公
分.一(思想大師系列;3)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 John Dewey in perspective

ISBN 957-29458-1-5(平裝)

1.杜威(Dewey,John,1859-1952)—學術思想

145.51

93019524

思想大師系列 03

杜威：科學的人文主義哲學家

John Dewey in perspective

原著：喬治·蓋格 (George R. Geiger)

譯者：李日章

主編：王存立

策劃：王啓清

發行人：李永海

出版者：康德出版社

地址：(231)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 27 巷 29 弄 137 號 1 樓

電話：(02) 2910-7325 傳真：(02) 2910-7311

劃撥帳號：19539345

<http://www.kant.com.tw>

E-mail: incheon@pchome.com.tw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 367 號 3 樓

電話：(02)2642-2629

定價：250 元

初版一刷：2005 年 4 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KAN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序

1959年杜威百歲冥誕的到來，無疑將激發人們對這位美國最具影響力也最受爭議的思想家之生活與作品的新興趣。它也應該使得我們得以開始從一種整全的和總括的觀點來觀照其思想，這觀點是歷來有關其思想的討論中未必存在的。以往這類的討論，由於只聚焦於一兩個重點，常常使得其思想之廣大的整體輪廓模糊掉了！本書將依據杜威本人的著作，把歷來有關其思想的誤解、成見與批評詳加檢視。爲了糾正對其哲學的太狹隘或太庸俗的詮釋，我會刻意強調其經驗哲學之若干圓成的與審美的面向。

任何論述杜威哲學的人，都不得不承認曾受益於當代既有的許多相關論著，如Sidney Hook, Joseph Ratner, Jerome Nathanson, Ernest Nagel, Irwin Edman等人的著作。但杜威的成就，範圍太廣泛了，在前述諸多詮釋之外，再提出另一個詮釋，即使只是個人的不完整的詮釋，或許多少也有助於對一個位居知識界支配地位的人物之百年後的蓋棺論定吧！

首先，我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部提議出版這本書，以及伊麗莎白·卡瑪隆幫我去除了多處詮釋上與表達上的錯誤。至於還可能存在的錯誤，則責不在她。我也要感謝在參考書單上與註解中提到的那些書的出版者，惠允我引用杜威的原著。

喬治·蓋格

1958年6月於Antioch College, Yellow Springs, Ohio

新版前言

這本介紹杜威思想的小書，是我二十二年前譯出的。當時，我因「台大哲學系事件」而離開台大已多年，又遭逢「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大整肅，連在世界新專的一份兼任教職也被剝奪了，只得以譯書爲業。書譯成後，列入允晨文化實業公司開業出品「當代學術巨擘大系」首批十本著作之中，於一九八三年出版。出版後反應甚佳。惟以某種原因，其後並未再版，以致很久以來該批著作都絕跡於市，連我自己在送出手上最後一冊之後想要再購置都不可能。

去年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三十週年，學校特地爲此舉行一場記者會，向社會交代善後處理經過，並對受害者公開致歉。報導見報後數日，康德出版社負責人李永海先生即找上我，表示願意再版此書，並告訴我他也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生，後來又到政大唸研究所，又說他在學期間曾選修「杜威」一課，其任課老師即以拙作充當教材，他讀後很喜愛，因此當他的出版社打算出第一批書的時候，就想到要出版它。這使我記起曾有一位開過這門課的教授也對我提過採用該書爲教材，並對譯筆有所讚揚。於是我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李君的要求。之所以高興，蓋有幾個原因。一是自己辛苦勞作成果可望流傳於世。一是自己工作的成績幸而獲得肯定。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爲了國人可以因而多了一條接觸杜威思想的管道。至於杜威思想的價值，本書初版序言已有陳述，在此僅作一點補充：實用主義至今仍是美國的主流思想，而杜威是其主要創始者之一，以如

今台美關係之密切，僅就其有助於了解美國而言，杜威思想對我們即有非常重大之意義。除此之外，個人對李社長願意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之下，把有限創業資金投注於出版哲學這類冷門的書籍，更有一份由衷感佩。在這麼現實功利的社會還有像他這樣富有理想的青年，台灣的前途或許還有一點希望吧！

想到法國這些國家至少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把哲學列入中學課程，若干世界級的哲學家，如沙特、馬賽爾等人都在中學教哲學，他們的學生在中學的課堂上就已讀到黑格爾、尼采這些哲學大師的生平代表作，如《精神現象學》等，而我們絕大多數的民眾，包括大學乃至研究所的畢業生，卻連哲學是什麼都不知道，還以為學哲學的人將來是要替人家相命的，而我們的當權者就在三十年前還把台大哲學系和政治系一併看作對其政權的一大威脅，必欲整之而後快。想到這些，我就忍不住要為我們與上述西方先進國家在文化發展上的差距發出一聲長嘆！

再看到我們社會一般人對真理之不尊重，對事實真相之漠視，其理性精神之欠缺，其獨立判斷能力之薄弱，尤其看到政客與傳播界在各種媒體上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卻無人能夠加以制止裁抑，反而總有許多人跟著起鬨胡鬧，看著這些，就益發使人覺得哲學教育在台灣之必需與重要。

在這麼一種情況下之下，個人對李社長之計劃就不僅止於樂觀其成，而簡直已抱有若干過份的期許了！鑒於本書之編譯與重新出版多少都與台大哲學系之人與事有關連，而今年年初偏巧正是本人平反復職四年半後即將從台大退休之期，覺得本書在此時重新印行，似乎特別有意義。特此聊綴數語以為慶賀，並作為本書新版之序。

目 錄

原序.....	3
新版前言	5
第一章 對經驗的肯定	9
第二章 藝術經驗.....	25
第三章 價值的本性	43
第四章 探究、認知與真理	61
第五章 思考、邏輯與科學方法.....	83
第六章 價值與探究	101
第七章 自然、溝通與心靈	125
第八章 知性與自由主義	147
第九章 衍生的教育思想	169
第十章 科學的人文主義	187
結語.....	201
杜威小傳	205
杜威重要著作	211
索引.....	217

第一章 對經驗的肯定

現在這個時候來撰寫有關杜威的書，確是一個奇怪的時機，因為他的基本哲學思想目前似乎都已遭到摒棄。現在有人一再告訴我們：人類墮落了，促使其墮落的原罪，則是因理智而自傲；但對於這點，人類並不自知，所以他就一直活在煙塵滾滾的荒原裏。又有人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人是一個異鄉人，他無法在他的生命中找到意義或希望。有人則轉移了一下強調的重點，鄭重告誡我們說：科學的探究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對政治或社會事務不能提供任何助益；我們祇需要具有善意，並且相信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根源就行啦！而這也正是我們反共的唯一武器。以上這些論調，都和杜威思想南轅北轍。此外，杜威所鼓吹的「虔敬」(piety)，如今竟成了新保守主義所標榜的政治美德。社會上迷信風行，知識分子熱中神祕主義，一般大眾對詳述改信異教經過的書報如飢如渴。教育又要回到灌輸永恆真理的老路。這一切也都跟杜威的主張背道而馳。

以上的觀感，當然只是印象主義式的。零碎儘管零碎，卻也不失精確。雖則每一點都有案可查，但如果因而就斷定說：由於「灰心喪志」的現象已從詩壇蔓延到宗教與政治，我們都在急遽「背離理性」，則未免言之過早。要把一個時代，特別是現代，加以歸類，總是一件冒險的事；要判定某一個時代究竟延續了多久，更是冒險。現在甚至已有跡象顯示：所謂我們的「焦慮的時代」這個名詞，現

在也已成爲陳腔濫調，而快要被別的名詞，如「劃一的時代」或「冷漠的時代」，所取代了。人感到驚懼和幻滅，總是有理由的，雖然可能會有人堅持應該在社會的景況中去找尋這個理由，而不該在私人的與「存在主義式的」不適中去找尋。杜威自己也十分明白許多人確已喪失他們的勇氣。如果他沒有看出這一點，那麼他所持的「哲學大部分是當代文化衝突的反映」這觀念就有問題了。

照這麼說，現在倒又是非寫這本書不可的時候了！現在也正是杜威的基本哲學思想似乎都已遭到誤解的時候；他的思想幾乎都被庸俗化，而且被講成了老套。這點，說起來倒不足爲奇，而且也不是絕無僅有的。歷來具有原創性和挑戰性的思想家的作品幾乎沒有不被簡化、過度簡化，而終致扭曲變形的；至於這個責任應該誰來負，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說當今在蘇聯所實行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真意」；如果說佛洛伊德的學說被某些誤用他觀念的人所不當地闡述；如果說達爾文、愛因斯坦乃至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觀念儘管流行卻不真確，那麼，誰該負其咎呢？愛默森(R. W. Emerson)曾警告我們：「上帝把思想家放到這個星球的時候，大家可得當心哪！」他之所以提出這個警告，可能有一個理由，即思想家的觀念常是有力而富有挑戰性的，因而不是被許多人所採用，就是被許多人所咒罵。如果這樣的使用碰巧是一種誤用，則由於觀念和有關該觀念的解釋是分不開的，解釋既然錯了，則這觀念勢必連同錯誤的解釋一起遭到思想家本身所離棄，然

5 則，儘管這觀念被許多人所採用，其結果也不過是證明了有這個思想家的存在，以及他的影響力很大罷了！

不過即使這樣，我們也不能否認人們對某一家思想的認識，不管正確不正確，自有它的重要性，我們還是應該正視它。「杜威主義」誠然是美國人的老套。在這個名銜之下的許多東西，確實與叫

做約翰杜威的這個哲學家毫不相干；但這些東西仍然不容忽視。（不用說，老套思想照樣可以被入贊同或反對。而且一種思想變成老套也是很自然的。變成老套自有它經濟的地方，因為既然成為老套，便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變成老套，人們的溝通還真有困難呢！）

當然杜威神話最惹眼的地方還是在教育方面。「進步」這兩個字，如果不是和杜威的名字連起來，它的涵義就會有很大的不同。近年來，在大家的心目中，這兩個字的許多涵義，大部分都變成了負面的東西，不過，也不是全都這樣。杜威對教育的影響，可以見諸以下辭語（這些辭語幾乎都已成為標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課外自修項目」(projects)，「以兒童為中心的學校」(the child centered school)，「興趣與努力」(interest and effort)，「隨意性」(permissiveness)。總之，就是對兒童的浪漫崇拜。這些辭語，很快的就被反對者轉譯成：「缺乏訓練」，「無知不文」，「無政府」，「反智主義」，「野蠻」。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則又是不同的光景：「校外學習」，「激進的」，「起破壞作用的」，「非美國的」，「無神論的」。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範疇——師範院校（通常這名詞後面都被打上驚嘆號）。無疑的，以上這些觀念也可以用正面的話加以表示：「對兒童的固有興趣」，「個性發展」，「批判性的思考」，「成長」，「民主」。不過為了公平起見，我們還得補充一點：最近某些比較負責的批評者已公開承認他們所批評的並不一定都該歸咎於杜威。但是事實上他現在還在充當代罪羔羊之類的角色。

其次關於「實用主義」(pragmatism，或譯為實踐主義)也已形成許多老套：「真理就是有效的」，「典型美國市儈的哲學」（這通常是歐洲人的錯誤見解），「資本帝國主義的哲學」（共產黨的說法）。還有更附會駁雜的說法：「唯物論」，「道德的相對主義

與虛無主義」，「對宇宙的不敬」，「流於主觀主義與觀念論的誇大人文主義」。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幾乎應有盡有。這麼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既被認為唯物論者又被認為唯心論者，既被認為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者又被認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既被認為相對主義者又被認為獨斷主義者，既被認為行善者又被認為偽善法西斯主義者（這些都有案可查），面對這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看出；這些見解彼此之間勢必互相抵銷，而且不免懷疑它們究竟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焦點。

職是之故，我們如果想要描述杜威畢生試圖去完成的重建工作，並且估量這個工作的影響，恐怕不能不先確定一下這個共同的焦點是什麼。由於杜威有關教育和社會的見解是一般人最熟悉的，而且這些見解也引起一些較嚴重的錯誤解釋，我們的考察最好從這裏開始。不過如果有人決定先從他的邏輯和知識論開始，也未嘗不可，因為有同樣堅強的理由這麼做。事實是杜威所考慮的每一個題目，就一個意義而言，都對一個綜覽性觀點有所說明。雖然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一個明顯的體系，但是從他所處理的材料，無疑的可以看出一個統一的主題。這個主題呈現為不同的外貌，不過這一切都不外乎是對經驗的禮讚。

對於我們之間的大多數人而言，所謂「經驗」(experience)可能是許多未經界定的名詞之一，是一個大家視為當然而從來不曾加以分析的東西。對它，大家好像知道得很多，但是一旦被認真質問起來，才曉得原來不是那麼回事。如果有人把我們逼緊了，我們大概會說它是我們直接得來而不是由別人經手的東西，如我們說自己經歷了一次意外，而不是從報紙上讀來的，如我們說某一件事是由經驗而不是從書上學到的。它也可以說是一種非加注意不可的可貴的東西——「這是經驗之談啊！」如果再逼得更緊一點，我們終將把

它放在私人的意識層面上，跟自然與世界一刀兩斷，僅把它當作對實在(reality)之一種評斷。既然把它看做全然主觀與心靈的東西，它也就與事物的客觀狀態分離了。「自然與經驗」這個片語，因而也就很可能成爲一個象徵，不止表示分裂，抑且表示對立，「與」(and)字換成了「對」(versus)字。

像這樣把經驗與「外在」物理世界分离開來，並不僅是一種流行的觀念。它在哲學中也有它令人肅然起敬的傳統，這傳統一直可以上溯至希臘的二元論；在近代思潮中那些一向喜歡自命爲經驗主義者的人，甚至也爲它添加了不少力量。古典的表象與實在之分，在歷史上不斷以知識問題的形式，或者以同樣難解的心、物二元問題的形式出現；但不管以何種形式出現，二元之間的鴻溝，還是始終無法消除。經驗多少顯得有點割裂、不自然及不全然可靠；它變成了一個畸型物，一種困境。因此它就很容易招致輕視。另一方面，也有人誇大了它的困窘，終致把它說成全然唯心的玩意兒。這兩種傾向都導致許多人離棄了平常經驗中的許多東西——這些東西在某意義上可以說是不真實的。 8

杜威覺得這種不信賴人類具體經驗的傾向不僅存在於專業的哲學之中，這個傾向除了存在於有關知識問題或心物問題的研討之中，還深深的蔓延到其他領域。雖然有人極力指陳：某些被一般人認爲是經驗的東西，實際上並不是經驗的內容，而只是個人主觀的成分。但上述對經驗的不信賴並沒有因之而減少，反而因此確立起來。在杜威看來，這才是真正嚴重的事情。這表示人們對經驗不虔敬——「有了這種虔敬，才談得上生活的安排，才談得上人與人之間的容忍與合作。尊重經驗的內容，自然會使人尊重別人，因爲人是經驗的中心——這種尊重，意謂不以恩主自居，不支配別人，也不意圖將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強加在別人身上。」^[1]

- 這種講法，應該可以使人感到是透過一種「道德的」乃至「民主的」觀點在談經驗。而事實上它們之間確是有關係。經驗是（或者該說：本來可以是、應該是）寶貴的、圓滿的、整全的。為什麼現在在人們的心目中卻不是這樣的呢？為什麼經驗自始即落得零星
- 9 破碎，最後還被講成幻覺之類的東西而遭到抹煞呢？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存在於經驗內的裂痕似乎太明顯了，通常不待分析界定就已非常清楚：心靈—物質，主體—客體，個體—社會，目的—手段……，這類二元性彷彿原本就存在似的；二元之間的交感互動(interaction)當然是可能的，但也是就原已分開的兩個東西一時被湊合在一起這個意義而言的。傳統的哲學和心理學，協同一致地把人類行為展現而為兩個原本分離的實體（心與物）之不自然的融合。必要的時候，這兩個實體之中的任一個都可以被孤立起來特別加以留意。這樣的處理，更加深了兩者的分立。不過，嚴格講起來，這個情形也不能真正歸咎於哲學與心理學，因為二元論的思想早已深深根植於西方的文化與言語之中，即使不把經驗視為一對、一對的對立物的聯結也不可能。

關於這分裂之明顯而又難以界定，有人「解釋」說，那是因為這本來就是明白而固有的事實。這是事物的本然；語言、文化、哲學只不過是承認了不得不承認的事。但是另一種解釋——即杜威的解釋——卻表示：並沒有任何固有的或先驗的事實支持這類的二元論。如果這類二元論顯得似乎毫無爭論的餘地，那可能是西方的文化事先就已經如此的塑造了西方人的經驗。

這種解釋的主要論點是：哲學也和科學、宗教一樣，都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都分享了它的緊張與無可避免的扭曲。這種社會論題(social thesis)是杜威一切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在有關現在這個問題的討論裏——這討論意在解釋人類何以一直生活在兩個對立的世

界中——更可以看出他之想從原始而龐大的社會力量去求解答。杜威覺得除了這個，實在無以解釋存在於人類文化中的這個鴻溝——長久以來存於「實在與表象」(reality and appearance)之間的鴻溝。 10

因此，杜威要求大家認真考慮人類向來所面對的那個持久不斷的無保障狀況，那個廣大無邊的根本上無保障狀況，這個狀況是不待「焦慮的時代」大聲疾呼即已存在著的。人類始終發覺自己面對著一個黑暗、不確定、充滿危機和神祕的世界，一個險惡、蒙昧、不時向人類索取犧牲的世界。不錯，這個世界在某一程度上可以操縱，但是人類實用的操作技藝和活動並不足以保證一定獲得預期的結果。工具不易駕馭，感官不堪信賴。匠人所面臨的問題，超過他能力所能解決的範圍。

上古人類於是以神話和儀式來補償他們對自然界控制的不足。關於這類事實，人類學已經談了很多。不過，還有一個現象可能沒有這麼明顯，那就是形上學（至少原始形態的形上學）確實被用來為上古人類某些幻想的信仰和行事提供條理和理論基礎。這些信仰和行事大部分都是指向一個最終目標，即藉著禮讚另一個（幻想）世界來彌補這個世界的缺陷。

當然，另外的那個世界一定是一個安全而可靠的世界，一個愉快的獵場，在那兒，發出去的每一支箭都不會落空。要想接觸這個絕對值得信賴的世界——實在世界，不用說需要一種特別的方法，就像別種形態的交流需要透過舞蹈和戲劇之類的媒介一樣。這種特別的方法，應該是用以知曉一個確定無疑、有目共睹而又毫無隱藏的對象的方法，跟匠人和原始科學家所用的感官的拙笨方法大不相同。匠人等只涉及事實的、不完美的、不確定的，總之僅僅是表象的世界，而有真知灼見的那些人（不管叫做教士、哲學家或別的什麼），他們則都是直接接觸到實在，而他們所用的方法，也都是特 11

別精良而不同凡響的。

以上所述初民嚮往一個確實可靠的世界之情形，雖然零碎，但應該已經足夠讓我們看出古典二元論的一個心理—社會起源。杜威把初民的這種嚮往叫做「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他曾經透過若干的書對這件事情做過詳盡的探討。基督教和歐洲種種形式嚴整的形上學系統，無不建立在希臘實在與表象、形式與質料等二元觀念的基礎上，這些宗教與哲學系統，看起來宛然就是初民那種補償現世缺陷的心理需求之翻版，只不過已經經過繁複化與合理化罷了！這種要求補償的心理需求，在古代和現代都是同樣存在的。舉例而言，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之所以沒有在道德生活上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理由之一就是它係產生於深受某一內在價值觀念支配的文化環境中，具有這種內在價值觀念的人都希望安息在「實在世界」的定局中。在這個文化中，哲學與神學共同協力保持了上述初民的二元觀，因此使得科學革命遭到一股阻力。這股反革命的力量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興盛。同樣興盛的是那股未曾隨原始人俱逝的不安全之感。

- 12 這種說法，並不是杜威第一個提出來的。希臘的智者派和歷史學者早就對這點有所暗示；其後這件事情一直就成為文化史與社會理論的常見的題目。關於傳統信仰對抗實驗知識、民間習俗對抗科學知識等問題，並不是杜威憑空杜撰的，雖然有人認為他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把這問題重新加以表達。

確實不錯，杜威是有特別好的機緣以觀察記錄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杜威生於公元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達爾文《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問世的一年——事實上這本書正是在他出生之後五個禮拜出版的。這當然只是偶然的巧合；但杜威活了九十二歲（而且一直到晚年都非常活躍），這正是達爾文的理論衝擊力最